

货币 融合

覆盖整个西非地区的货币联盟将会带来利好，但仍面临诸多障碍

埃斯瓦尔·普拉萨和维拉·松圭

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达经济体为避免出现更加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曾要求央行为本国经济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非洲各国为应对疫情，也曾向央行申请提供1000亿美元的刺激贷款，但却由于缺乏注资等融资工具。若建立实力雄厚的区域性央行或整个非洲层面的央行，能否有所助益？西非经共同体（ECOWAS）的地区经验让我们窥见了实现货币一体化所需的条件。但同时也凸显了这种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和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困局，以及必须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加强地区经济韧性，并构建区域一体化的替代路径。

西非经共体的1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曾计划在2020年年底建成货币联盟，但由于尚未做好筹备工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时间表。一个货币联盟若要正常运转，必须实现宏观经济趋同，特别是保持类似的通胀水平以及足够低的公共债务占GDP比率。而这些条件，西非经共同体国家还远未实现。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产生的巨大经济和卫生影响，使已有46年历史的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暂缓了所有联盟提案。

尽管如此，考虑到诸多潜在效益，各国仍希望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的货币联盟。西非经共体的货币联盟可以改善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流动性，改善成员国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的纪律性，增强自身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定性。与实力雄厚的央行建立货币联盟，有助于地区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带来的破坏性经济影响。货币联盟还可以对地区通胀预期发挥锚定作用，并推动政府做出有益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改革。此外，货币联盟还可以对财政政策施加外部约束。

各国希望建立货币联盟，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一种深层意愿，即加强地区内各国之间以及整个非洲大陆之间的经济一体化。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无论货币联盟何时建成，甚至结果如何，各国还可以推进一体化的许多其他要素。其中，有些方面已取得有益进展。

一体化面临的障碍

经济体在经济增速和通胀等领域关系越紧

密，就越适合建立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西非经共同体内部，由于存在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人口和经济结构等差异，15个成员国统一使用一种货币面临重大障碍。

在这15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可以归为中等收入国家（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年收入不低于1000美元）；其他国家则属于低收入国家。

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存在巨大差异。非洲大陆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的GDP约占西非经共体的67%，而五个最小成员国的GDP占比加起来还不到2%。

其次，各国在人口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西非经共同体共有3.5亿人口，尼日利亚、加纳和科特迪瓦三个国家占到了总人口的约67%，而六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国家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7%。

地区内经济体的结构也存在差异。有石油出口国，也有石油进口国。多数国家严重依赖农业和采掘业，两者是其GDP和出口的主要来源，但部分国家也有一部分制造业。

鉴于存在这些差异，各国之间的GDP增速和通胀无法同步。对于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GDP增速和通胀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进出口相对价格变动，然而，这些所谓的贸易条件冲击在地区内的影响并不均衡。例如，油价变动对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的影响与对石油进口国的影响截然不同。

对15个成员国而言，这些差异会给引入统一货币带来棘手的技术和治理难题。鉴于成员国的生产和经济结构不同，缺乏调节机制（即独立的货币和独立货币政策）会给税收和支出政策维持经济稳定的目标带来沉重的负担。新冠疫情等冲击给地区内各个经济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显示了关键政策工具缺失所引发的难题。例如，尼日利亚在新冠疫情初期因油价暴跌而遭受的损失就远超其他国家。

此外，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等西非经共体的八个成员国（大部分为法语国家）目前已是货币联盟的成员。这些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使用统一的货币，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即与欧元挂钩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该货币

联盟之所以运转良好，部分原因在于其成员国的经济结构类似，经济规模较小，能够从建立统一央行中获益。

而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差异更大，构建运转良好、长期有效、并能给西非经共同体带来经济利益的货币联盟，面临着诸多技术、操作和政治阻力。也曾有人倡议，构建一个更广泛的泛非货币联盟。但考虑到各国之间差异更大，这一安排会面临更严重的障碍。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已在人员、商品、服务流通等方面实现了一体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前文讨论的问题，它关乎的是如何巩固并强化一体化进程。

加强联系

截至2021年2月，在54个签约国中，有36个国家正式批准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大幅降低了非洲国家之间大宗商品、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此，非洲得以在多边论坛上就全球贸易政策问题发表一致的观点。非洲大陆自贸协定将促进西非经共同体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并加强与其他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

西非经共同体还采取措施，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具体包括在2015年推出西非经共同体贸易自由化计划和共同对外关税。但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一些壁垒，例如，各国征收关税不均衡，对跨境贸易保留了其他限制措施等。该领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各国政府为消除贸易流通障碍，在国家层面采取了措施，并以当前区域层面的工作作为补充。然而，消除地区内的显性和隐性贸易壁垒依然任重道远。

区域一体化可以减少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境流通障碍，从而使该地区受益，帮其为可能的货币联盟做好准备。当然，自由流通也有代价，它会使制定国内政策变得复杂化。地区内资金流动不受限制，可能导致某些国家的房地产

和其他资产市场出现繁荣-萧条周期。此外，为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劳动者会在西非经共同体国家之间迁移，从而引发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

深化一体化的措施

西非经共同体的领导人们必须确定，为加强货币联盟的稳定性，需要建立哪一层级的经济联盟。西非经共同体和其他非洲国家可参考欧盟的经验，从中获取宝贵的教训。在欧盟，经济强国曾向弱国提供巨额的财政净转移，特别是在欧债危机期间及危机过后，这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险些导致货币联盟分崩离析。由于欧元区各国间的银行监管政策不同，存贷利差较高的国家金融体系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系统的压力。

全面的经济联盟并非货币联盟成功运转的必要条件。然而，若无法实现宏观经济趋同并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框架，局部联盟可能导致巨大压力。例如，各国之间生产率增速存在差异，可能需要进行财政转移，若其他调节机制（例如，能够维持均衡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无法弥补上述影响，成员国之间就会出现政治紧张局势。欧元区核心经济体和承压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凸显了这一问题。

各国之间无论是否建立货币联盟，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西非经共同体的区域增长力度和可持续性，以及分配的公平性。这包括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一体化，特别是关系到政府和企业债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和一体化。通过传统技术和手机银行等新技术，让更多民众享受到金融服务（普惠金融），这一点也很重要。针对地区内联系日益紧密的金融市场主体（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协调监管，也能产生有益效果。

各国需要在区域层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一个关键要素是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交易进行统一监管，以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更

自由地流动。与国内和全球支付系统充分整合，并能加快跨境交易结算的区域支付系统，将促进整个地区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目前，构建兼顾制度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银行统一监管标准也是当务之急。

在面临需要放松国内货币政策的压力时，能有效收集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的区域性机制，以及交叉核查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政策立场的多边监督机制，能帮助成员国保持良好的纪律。同时，有必要在成员国之间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以共同应对对成员国影响不均的外部冲击，例如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甚至是新冠疫情等独特事件。

替代方法

各国也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替代方法，以进一步推进区域贸易和金融一体化。

例如，亚洲国家之间有一套广泛的贸易和金融协定，但同时，每个国家又保留了货币政策自主权。比如，“清迈倡议”等区域风险共担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参与国的外汇储备，因此承担了一部分我们提出的货币联盟的功能。

在贸易流通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区域贸易和金融协定能否发挥类似于货币联盟的有益作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尽管欧洲的货币联盟促进了欧元区的贸易和投资流动，但也加深了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这一历史经验发出了警示，即构建货币联盟不可操之过急。此外，考虑到亚洲的做法以及非洲大陆自贸协定取得的进展，我们有必要考虑，旨在推进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一系列安排，是否构成建立更加长效、更具韧性的西非经共同体货币联盟的有用（也许甚至是必要的）前提。

前进道路

西非经共体的领导人们必须谨慎对待与货

币联盟相关的巨额成本、实操问题和过渡性风险。成员国的生产和经济结构不同意味着，抛弃独立货币和独立货币政策会给每个国家的其他政策带来沉重负担。

欧元区的最新经验表明，建立更广泛的经济联盟将对单一货币区起到巩固作用，这包括构建银行业联盟，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支撑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正常运转的统一制度。这些都是西非经共同体领导人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要实现强劲的可持续增长，更均衡地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西非经共同体地区国家还需要推进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和一体化进程，通过传统技术和新技术来增强金融包容性。

西非经共同体引入单一货币将成为一项重要而宏伟的事业，并会带来诸多潜在效益。

西非经共同体引入单一货币将成为一项重要而宏伟的事业，并会带来诸多潜在效益。如果领导人致力于建立稳健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妥善权衡效益和风险，必将改善西非经共同体国家的经济福祉，促进经济繁荣。

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非洲各国重新就货币政策工具开展了对话；因此，非洲货币基金可能再次引起各国的兴趣。如果该机构成功落地，西非经共体的经验和教训将成为其无价的财富。FD

埃斯瓦尔·普拉萨，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维拉·松圭，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

本文广泛借鉴了两位作者即将出版的著作《西非单一货币：区域一体化的驱动力？》，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21年7月。